

「敦行故遠：故宮敦煌特展」展出一百八十八件絲綢之路甘肅段的文物及故宮博物院院藏文物，還包括敦煌壁畫臨本三十五件，複製彩塑六身，高保真數字化壁畫複製品七十餘幅，以及仿製華蓋、佛塔等輔助展品二十餘件。故宮同時展出了敦煌莫高窟第二〇八十五窟、第二〇八十八窟和第三二〇二窟三個複製洞窟。



【編者按】

民間常言：六百年看北京，八百年看甘肅。那麼，當中華文明的兩座地標溫柔對視，又會帶來哪些驚鴻游龍般的心靈衝擊？

「敦行故遠：故宮敦煌特展」正在故宮博物院舉行。左手牽着敦煌，右手攬着故宮，當遊人穿行其間，再沉靜的情緒也不能不被文明激盪的遒勁脈搏所挑動，再飄逸的神思也不能不被歷經千年的悠悠深情所俘獲。近日，大公報記者走進紫禁城，沉浸式地體驗了這場文明特展。其間的奇珍異品、善本寶籍也將隨着記者的文字徐徐地向您展開。

張翥出使西域圖。



溫柔對視 千年深情 「故宮敦煌特展」 牽攬文化雙峰

清秋時節，北京迎來了一場細雨。淋漓過後，宮牆在壯麗之外更多出幾分嫵媚，像是為迎接遠客而特意盛裝。順着故宮城垛的石階，記者來到午門展廳。「七十年再聚首」，一幅巨型展板提示着

人們：一九五一年，這裏曾經展出過莫高窟的國寶文物。這一次，是兩座文化巨峰的二度聚首。

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(文·圖)

大漠出壁彩 絲路現皇城

此次展覽分為三個單元：絲路重華、萬像人間、保護傳承。走進第一單元，夾道而來的是兩面黃土胚牆，上面的雕琢若隱若現，起伏迷離，但卻可以瞬間將人帶入漫漫絲路及大漠風煙之中。在古代表，絲綢之路連接着多個文明的發祥地，跨越了不同國度和民族的聚居地。由此，絲路古道也成了人類歷史上文明交流、互鑒共存的典範。這也正是第一單元「絲路重華」的要旨。

走進正廳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西域各國通使通商的長卷。長卷下方，則擺放着傳馬筒、牌飾和文牒等珍貴文物。一枚小小的漢簡生動記錄了漢代驛站用十八擔粟（相當於四百八十六斤穀）來餵馬的國使團的馬。從糧食數量推測，這個馬孫使者團十分龐大。這是史籍上沒有記載，卻真實發生於絲綢之路的一個小故事。類似的漢簡在展覽中共有二十五件（套），比如迎天馬筒、大宛使者獻駝筒、折垣國貢獅筒等，均生動反映了漢王朝與西域諸國的交往。

真實的歷史上，絲綢之路不總是一帆風順。橫穿歐亞的絲綢之路不僅

道路險阻、氣候惡劣，而且盜匪出沒。壁畫《商旅遇盜圖》真實再現了古代往來於絲綢之路的商旅所面臨的艱辛與危險。畫面中，馬背上負載着貨物的駝架已被卸去。高鼻深目、鬚髯滿腮的胡商，有的用葛布纏頭，有的頭戴粟特高尖頂白氈帽。面對持刀盜匪，他們雙手合十，口中念念有詞，祈求保佑。

展覽裏，記者還看到了從北朝到元代敦煌壁畫中具代表性的畫面。比如廣為流傳的「九色鹿」故事、佛教藝術中常見的「捨身飼虎」題材以及各種經變圖。敦煌研究院藝術研究所研究員婁建曾評價：「這些壁畫很多是中國美術史上的標杆之作，從中可以看到中國藝術的遞變歷程和脈絡。」在歷代藝術家

的臨摹作品中，敦煌文物研究所首任所長常書鴻臨摹的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》也吸引了大量觀眾駐足。圖中青山疊翠，細水蜿蜒，旅人們穿行在青山綠水間，深得田園詩意之妙。

展覽還有大量的石器、陶器，造型、色澤都讓人眼前一亮。一件石塔殘品，乍一看體格不大，上半身有層層回紋，下半身刻有精緻的文字。事實上，這件文物卻大有來頭。它的學名叫做高善穆石造像塔，造於公元四二八年。石塔採用了印度佛塔樣式，基座八面分別刻有八卦圖像，表示八個方位，開創了中國特有的八角佛塔先河，是最早的八卦實物資料之一。塔頂部還刻有北斗七星，表示塔寺坐北朝南的風水觀念。

放置在石塔不遠處的景教十字架銅牌飾，也是文化交融的證物。它出土於敦煌莫高窟北區，是一件佩戴的徽章。景教是唐代時傳入中國的基督教派，十字派，十字架牌飾是教者信仰的標誌。還有一組回鹘文木活字也值得一提。雖然史料中未發現回鹘文木活字的確切記載，但這組出土的木活字上有明顯的墨跡，顯然是用過的。專家研究後推測，這組木活字的年代應在十二至十三世紀上半葉，早於德國古登堡使

用金屬活字兩百年左右。展覽裏還有一尊木質的千手觀音像。在敦煌壁畫中，人們可以看到很多八臂十一面觀音像，但是雕塑像卻十分稀少，因此，這尊歷經劫難保存下來的木雕像，儘管已經面目殘缺、手臂斷失，卻十分珍貴。在這尊觀音像不遠處，還展示了一組「佛像」，它們第一次將佛像的塑造過程完整呈現在觀眾眼前：先用當地原生木搭製骨架；然後用芫荽草或蘆葦捆紮出人物結構；這樣既省泥，又可以減輕原木立柱的負重；隨後選用當地河床沉澱在表層的泥土，製作人物大樣；最後再用土、砂、水混合而成的稠泥，加入麻筋或棉花，塑造人物細節，着色之後即大功告成。

現場還展示了幾隻唐代陶碗，碗內殘留少量顏料，分別為紅色、黃色、石青、石綠。它們出土於莫高窟前殿堂遺址，應是古代畫工使用的調色碗。古代壁畫繪製一般要經過起稿、着色、勾線等步驟，所使用的顏料為天然礦石製作而成。這些經過歲月沉澱的調色碗充滿溫度，彷彿能讓觀者切近感受莫高窟營建者的匠人精神。

故宮博物院與敦煌研究院作為兩大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機構，共同見證了中國文物事業的發展歷程。展覽第三單元「保護傳承」分為故宮篇與敦煌篇，其中，故宮篇又分為紫禁初開、故宮新生、國寶永存、文脈續續四部分，敦煌篇則分為風雨敦煌、歷經新生、眾心一念、生生不息等部分，以珍貴檔案、影像、文獻及文物為載體，選取兩院遺產保護、文化交流、科技創新等方面的典型事例，展現故宮博物院與敦煌研究院在文物保護研究、文化傳承弘揚方面所做的工作與取得的成績。

結尾一章亦正回應了展覽之主題——「敦行故遠」，雖然悠悠敦煌距今數千年，雖然北京與敦煌相距數千里，但在中華兒女「敦行之心」的保護下，中華文明一定可以「歷久而行遠」。

莫高窟誕生於公元四世紀，歷經一千多年的營造，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壁畫和彩塑。其中，就有不少壁畫描繪了女性供養人的形象，展現了古代不同時期、不同民族的服飾妝容特色。此次展覽復原了一些女供養人的妝容，無論是臉上撲粉、唇上塗紅，還是畫眉毛、戴髮飾，其講究精細程度一點不比當代遜色。

回想一些古裝電視劇中的人物造型，有些與現代審美不符的地方，比如唐代女子，嘴唇只塗紅中間部分，眉毛是剃光本身的，再用筆畫上，其實這是還原歷史的。通過敦煌壁畫可以看出，唐代女子就是這樣「一點眉」的。

展覽裏還有一件形似落地式衣架的器物，一人高的木架上雕刻龍紋，中間靠上部固定着兩排大小相同、厚薄不一的銅塊。這是一種宮廷打擊樂器「方響」，最早出現於南北朝時期，流行於隋唐。「方響是一種典型的宮廷樂器。我們從敦煌壁畫裏找到了大量有關方響的圖像，不光是形狀，還有演奏方式，都與故宮收藏的方響是一樣的。由此可見，方

響是從西域傳入中國，慢慢地進入內地，傳入宮廷，最終成為宮廷樂器的一部分。」故宮博物院宮廷歷史部研究員羅文華介紹道。

資料顯示，敦煌的石窟群中有三百七十多個洞窟繪有樂舞圖。壁畫中的樂器涵蓋了吹奏、拉弦、彈撥、打擊等類型，約五十種七十餘件，壁畫中的大型樂隊最多達三十八人。敦煌壁畫中的舞蹈形象，最著名的當屬「飛天」了。它融合了漢唐舞蹈傳統、古印度佛教文化及周邊眾多民族的舞蹈，別具特色，並借由《絲路花雨》《千手觀音》等舞蹈作品深入人心、令人陶醉。

走進複製的莫高窟第二〇二〇窟，北壁的樂舞圖瞬間進入眼簾。它繪製於初唐，是唐代壁畫中最具代表性的，描繪了佛國世界伎樂天奏樂歌舞的場景。畫面正中有一座燈樓，兩側各立一樹燈輪，左右兩側置樂隊，共二十八人，分為兩組，演奏來自中原和西域的各種打擊、吹奏、彈撥樂器；兩對舞伎在小圓毯上旋轉騰踏，跳着唐代盛行的胡旋舞。

飛天逗花雨 複窟展胡旋

敬畏且「敦行」歷久而「故遠」

故宮博物院與敦煌研究院作為兩大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機構，共同見證了中國文物事業的發展歷程。展覽第三單元「保護傳承」分為故宮篇與敦煌篇，其中，故宮篇又分為紫禁初開、故宮新生、國寶永存、文脈續續四部分，敦煌篇則分為風雨敦煌、歷經新生、眾心一念、生生不息等部分，以珍貴檔案、影像、文獻及文物為載體，選取兩院遺產保護、文化交流、科技創新等方面的典型事例，展現故宮博物院與敦煌研究院在文物保護研究、文化傳承弘揚方面所做的工作與取得的成績。

結尾一章亦正回應了展覽之主題——「敦行故遠」，雖然悠悠敦煌距今數千年，雖然北京與敦煌相距數千里，但在中華兒女「敦行之心」的保護下，中華文明一定可以「歷久而行遠」。

莫高窟誕生於公元四世紀，歷經一千多年的營造，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壁畫和彩塑。其中，就有不少壁畫描繪了女性供養人的形象，展現了古代不同時期、不同民族的服飾妝容特色。此次展覽復原了一些女供養人的妝容，無論是臉上撲粉、唇上塗紅，還是畫眉毛、戴髮飾，其講究精細程度一點不比當代遜色。

回想一些古裝電視劇中的人物造型，有些與現代審美不符的地方，比如唐代女子，嘴唇只塗紅中間部分，眉毛是剃光本身的，再用筆畫上，其實這是還原歷史的。通過敦煌壁畫可以看出，唐代女子就是這樣「一點眉」的。

展覽裏還有一件形似落地式衣架的器物，一人高的木架上雕刻龍紋，中間靠上部固定着兩排大小相同、厚薄不一的銅塊。這是一種宮廷打擊樂器「方響」，最早出現於南北朝時期，流行於隋唐。「方響是一種典型的宮廷樂器。我們從敦煌壁畫裏找到了大量有關方響的圖像，不光是形狀，還有演奏方式，都與故宮收藏的方響是一樣的。由此可見，方

響是從西域傳入中國，慢慢地進入內地，傳入宮廷，最終成為宮廷樂器的一部分。」故宮博物院宮廷歷史部研究員羅文華介紹道。

資料顯示，敦煌的石窟群中有三百七十多個洞窟繪有樂舞圖。壁畫中的樂器涵蓋了吹奏、拉弦、彈撥、打擊等類型，約五十種七十餘件，壁畫中的大型樂隊最多達三十八人。敦煌壁畫中的舞蹈形象，最著名的當屬「飛天」了。它融合了漢唐舞蹈傳統、古印度佛教文化及周邊眾多民族的舞蹈，別具特色，並借由《絲路花雨》《千手觀音》等舞蹈作品深入人心、令人陶醉。

走進複製的莫高窟第二〇二〇窟，北壁的樂舞圖瞬間進入眼簾。它繪製於初唐，是唐代壁畫中最具代表性的，描繪了佛國世界伎樂天奏樂歌舞的場景。畫面正中有一座燈樓，兩側各立一樹燈輪，左右兩側置樂隊，共二十八人，分為兩組，演奏來自中原和西域的各種打擊、吹奏、彈撥樂器；兩對舞伎在小圓毯上旋轉騰踏，跳着唐代盛行的胡旋舞。

飛天逗花雨 複窟展胡旋

響是從西域傳入中國，慢慢地進入內地，傳入宮廷，最終成為宮廷樂器的一部分。」故宮博物院宮廷歷史部研究員羅文華介紹道。

資料顯示，敦煌的石窟群中有三百七十多個洞窟繪有樂舞圖。壁畫中的樂器涵蓋了吹奏、拉弦、彈撥、打擊等類型，約五十種七十餘件，壁畫中的大型樂隊最多達三十八人。敦煌壁畫中的舞蹈形象，最著名的當屬「飛天」了。它融合了漢唐舞蹈傳統、古印度佛教文化及周邊眾多民族的舞蹈，別具特色，並借由《絲路花雨》《千手觀音》等舞蹈作品深入人心、令人陶醉。

走進複製的莫高窟第二〇二〇窟，北壁的樂舞圖瞬間進入眼簾。它繪製於初唐，是唐代壁畫中最具代表性的，描繪了佛國世界伎樂天奏樂歌舞的場景。畫面正中有一座燈樓，兩側各立一樹燈輪，左右兩側置樂隊，共二十八人，分為兩組，演奏來自中原和西域的各種打擊、吹奏、彈撥樂器；兩對舞伎在小圓毯上旋轉騰踏，跳着唐代盛行的胡旋舞。

飛天逗花雨 複窟展胡旋

響是從西域傳入中國，慢慢地進入內地，傳入宮廷，最終成為宮廷樂器的一部分。」故宮博物院宮廷歷史部研究員羅文華介紹道。

資料顯示，敦煌的石窟群中有三百七十多個洞窟繪有樂舞圖。壁畫中的樂器涵蓋了吹奏、拉弦、彈撥、打擊等類型，約五十種七十餘件，壁畫中的大型樂隊最多達三十八人。敦煌壁畫中的舞蹈形象，最著名的當屬「飛天」了。它融合了漢唐舞蹈傳統、古印度佛教文化及周邊眾多民族的舞蹈，別具特色，並借由《絲路花雨》《千手觀音》等舞蹈作品深入人心、令人陶醉。

走進複製的莫高窟第二〇二〇窟，北壁的樂舞圖瞬間進入眼簾。它繪製於初唐，是唐代壁畫中最具代表性的，描繪了佛國世界伎樂天奏樂歌舞的場景。畫面正中有一座燈樓，兩側各立一樹燈輪，左右兩側置樂隊，共二十八人，分為兩組，演奏來自中原和西域的各種打擊、吹奏、彈撥樂器；兩對舞伎在小圓毯上旋轉騰踏，跳着唐代盛行的胡旋舞。



▲參觀者在展覽的敦煌莫高窟第二〇八十五窟複製洞窟內參觀。



掃描 QR Code 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藏品資訊

▲展覽入口布景將參觀者帶入大漠風煙。

參觀資訊

「敦行故遠：故宮敦煌特展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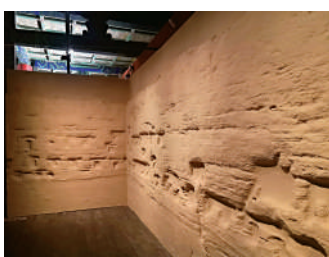
日期：即日起至11月18日

費用：

- 每年4月1日至10月31日為旺季，大門票價60元人民幣
- 每年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為淡季，大門票價40元人民幣

地點：故宮博物院午門展廳

網址：www.dpm.org.cn



▲鍍金口三魚蓮瓣紋銀碗。



▲高善穆石造像塔頂部刻有北斗七星。

▲唐代小忽雷是現存古樂器中的珍品。

